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梦境、丧歌



梦境

李学武

一 卫青日记

那个梦又来找我来了。

我梦见自己被裹在一件棉大衣里，裹得很紧，以至于我的身体缩小了一半多，宛若一个4岁的孩子。我被人过一片树林，树枝划过棉衣哧哧作响。我知道抱着我的是个男人，虽然我能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但我却嗅到了一股强烈的混杂着汗臭的烟草味。梦里应该是冬天，因为我耳畔始终回响着一种清脆的、脚踩到积雪上的咯吱声……咯吱声停止了，我耳中灌满了那人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喘息，夹在隐约传来的纷沓的脚步声中。大衣被猛地扯开，我看到了光。白光，从落尽了叶子的树枝间射下来，明亮，炫目。额上猛然间一阵灼痛……我醒了，从枕边摸起一枝笔，在墙上写下了一个鲜红的“18”。

每年12月23日的中午我都会做这个梦，不管我做什么，它都会像条水蛇一样冰凉滑腻地把我缠住，而每次梦到这里，它又会同样突然地把我松开。18年了，它一次比一次真实，以至于我醒来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发出的是声儿啼。我忽然想哭。我等它已有整整一年了，可它又像从前一样轻易溜去，没有告诉我结局，像三年前那段不该属于我的情感经历。我曾试着再睡，再梦，却始终无法知道在梦里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刚满22岁的生命中充满了自己无法破译的谜，我以为谜底在梦里。

二阿林日记1995年12月23日

我知道这样做很不道德，跟偷看他人日记的性质没什么两样，但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下午的英语精读卫青没去上，我猜她是在宿舍里睡觉。卫青这人特有文人的气质与习惯，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白天黑夜颠倒着睡。我对外籍教师MrMarks做出痛苦万分的样子说自己肚子痛，他仁慈地把我放了。我要做的事任何人听了都会打电话到疯人院，查询近期是否有病人出逃。我想看卫青的额头。

半年前我和卫青从相隔很远的两个城市一同考到师大艺术系读研究生，她学创作，我学传播。我们住同一间宿舍，可一学期过后我对她几乎还是一无所知。卫青是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套子”一个是她的“孤儿情结”，一个是她的刘海。我见过卫青的父母，很慈祥的一对老人。开学时他们不远千里从山东送卫青来报到，一时间在研究生楼里传为笑谈。我问她为什么，她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闭了口，从此她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跟父母、家庭有关的话题，如同夜行的人绕开泥泞。没办法，蜜罐子里泡大的女孩，总觉得日子过得不够刺激，编个谎言来点缀过于平淡的人生。

再没有第二个22岁的女孩像卫青一样梳那种古老的日本学生头，密密的刘海像盖子一样遮住了额头。平时她还用发胶摩丝之类的玩意儿把头发胶得如同盾牌，风吹不乱雨淋不开。天还热时我好心问她要不要痱子粉，她的眼神如同受惊的小鹿。她的额上一定有什么。也许我是出于嫉妒，因为她比我漂亮。我轻轻扯开了卫青的床帘。

卫青在梦魇中，表情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嘴唇急切地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冷汗把她的额发浸成一绺一绺的，缝隙间露出一丝红。我犹豫了一下，伸手去拂。

于是，一个月牙形的伤疤映入了我的眼帘：它的边缘异常光滑，像是人工画成，微微隆起的表面散发着甲虫般的光泽，看上去愈合已久，但那鲜红的颜色又使人觉得它昨天还在滴血。它不仅没有破坏卫青的容颜，反而使她看上去更像一个落难的异族公主。异族！我忽然明白了她为什么疏远大家。

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红月牙儿，它的表面竟出奇地烫。正在这时卫青低低地呻吟起来，我相信她就要醒来，急忙退回自己的书桌旁，胡乱抓起本书挡住脸，心里充满了罪恶感。

三卫青日记 1995年12月24日

我又做那个梦了，是第一次在12月23日以外的日子，而且，它续了下去。可这是怎样的一个续集呀……他在里面。

亮光过后我感到前额缓缓洞开，树林、积雪，抱着我的男人都飞到了九霄云外，黑夜像一盆水——一盆洗过退色黑衣的水一样涌进，浸透了我的梦境。

我恢复了22岁的模样，在这个城市蛛网般的大街小巷间穿行。我走了很久，以至于担心醒来后皮肤会被夜色染黑。后来，在一个无人的十字路口看到了他，一弯月牙悬在他头上，他神色安然，宛若一个君主。

三年来我编了无数故事，关于我关于他的，都如海市蜃楼被风吹散了，没想到能在梦乡的这个角落里重新拾起。

我低呼一声奔向他，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在梦里，四周没有窥视的目光，我可以对自己的感情毫不掩饰。

他从头顶摘下月牙，刺入了我的前额。并不觉得痛，我只是呆立在那里怔怔地望着他。

风把我的头发吹得猎猎飞舞如一面旗帜。不知何时，红色的血一般的月光洒了下来；死亡的气息四处弥漫，野草悄声无息地生长，淹没我的脚；到处是影子，死去的人的影子，望着我，不说话。天空凝成了一块巨大的墓碑，黑色的笔画镂刻着我的名字，我以沉默对抗它无言的重压。我以手抚额，额上光滑如镜，红月牙儿在天上。我从梦中醒来。房间里很暖，可我觉得自己如赤脚站在雪地上，寒冷一点点淹没了我。真的是他吗？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在那个令人难堪的舞会上。

那是我第一次去舞厅，也是最后一次。去之前我仔细地用摩丝把刘海粘好，但激烈的鼓点与疯狂的舞步仍使它变得凌乱。一曲快三过后，我的舞伴，一个不相识的男孩突然撩起了我的刘海，红月牙儿在迷离的灯光下显得惊心动魄。他愣了一下，而后大声对同伴笑着，叫道：“我赢了！我说过她额上有东西吧！请汽水！”原来出卖一个少女的尊严可以换来一瓶汽水。整个世界都在笑，笑声围剿着我的自尊。这时，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走吧。”他轻声说，声音父亲般慈祥。

于是整个夜晚我都在对他诉说。空白的童年，尴尬的青春，多少年来在我心底酝酿成一杯苦酒，我习惯了自斟自饮，可那夜有人与我分享。我真的是个孤儿。尽管父母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这一点，可我听邻家那些碎嘴的老太太议论过，说我在一个黄昏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台阶上，额上的月牙儿红得像是在滴血。那时我看上去已有4岁，却连一句话也不会说，又过了半年才会喊爸爸、妈妈。

我到底是谁家丢的孩子呢？这个问题同每年一度的梦缠在一起，凝成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多年来我被钉在上面，额上带着不知是上帝还是魔鬼留下

的印迹。

我曾试着向记忆中寻找答案，可我4岁之前的记忆像是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封了起来。我的大脑是《天方夜谭》中被渔夫网起的宝瓶而红月牙儿是所罗门的封印。只是，我的记忆会是恶魔吗？他是唯一肯听我讲这些秘密的人。

那时我没有带手帕的习惯，泪，是在他袖子上拭干的。两只袖子都湿了后，他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而今他这么真切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我相信他是拿了钥匙来。记忆中究竟有什么呢？会不会像梦中暗示的一样，充满了死亡？我只有战栗着等待。

四阿林日记卫青疯了。晚饭时她拿出瓶红葡萄酒自斟自饮，我问她是不是在过圣诞节，她说她是在为自己过生日。“真的？”我跳了起来。

她迟疑了一下：“我妈说是。挺可笑的是吧，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的要问了别人才知道。”怪。她才喝了一杯呀，怎么说话都有些不对劲儿了？我赶紧扶她上床。熄灯后我很快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一支很怪的歌闹醒了我。它只有简单的两个乐句，

周而复始，似乎有种压抑不住的痛苦，使它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扭上去又拐下来。歌词是四、五个音节的来回组合，夹着叹息和呻吟，但我在迷糊中听了半天却没听懂一个字。它像一条正在蜕皮的蛇。后来我烦躁起来：“谁？”没有回答。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宿舍里的一切使我睡意全消。

卫青只穿一件白色睡衣，长发凌乱地披在肩上，那支歌从她口中源源不断地流出。她面墙而立，握着什么东西一下一下用力地画。月光从未拉严的窗帘中照到她脸上，她像是《聊斋》中早夭的少女幽灵。卫青终于画完了，不知什么东西从她手中落下，滚到我床边。我悄悄把它捡了起来：一管用光的口红——我的48块钱一管的口红。

没有愤怒，因为恐怖已扼住了我。对面墙上鲜红的两只手挤着一颗心。一只手纤巧而柔弱，另一只粗大而有力，心被挤出道道裂痕，鲜血滴滴溅落。痛苦的感觉从画的每一道笔触中溢出，在室内弥漫。我抓起枕巾塞到口中，我怕自己会叫。

卫青走到屋中央，盘腿坐下。她的脸浸在月光中，童年的幼稚、少女的纯真、初恋的羞涩……在上面交替而过。而最后出现的，是绝望与无奈。她猛然拿起一把刀子，向额上的红月牙儿刺去。

我的惊叫被闷在了口中，而卫青，在刀子刺下的一瞬似乎清醒了点儿，她的手腕侧过，一缕头发被削了下来。片刻后，她竟然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站了起来，平躺在床上，没多久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卫青的额头开始发光，发亮，像一只储满了萤火虫的玻璃瓶，红月牙儿则是镶在上面的一颗宝石。接着，一团亮光一点一点地从红月牙儿处挤了出来，停在空中，似乎留恋地望了望卫青的脸，从窗口飞走了。

我轻手轻脚地溜下床，冲到门外，没跑出几步又返回来，拖下一床被子裹在身上，一口气冲到走廊的尽头。那儿有灯。

五卫青日记1995年12月26日

我打了一盆水，用抹布蘸水擦墙上的画，它很快变成一摊红红黑黑的水，蜿蜒下淌。我擦了很久，却只擦去了画的表层，它的痕迹还在。真是我画的吗？在梦中？

昨晚我被乱梦纠缠了一夜，我梦见自己在林中等他，月光打在树叶上噼叭作响，落花以梦游的姿态打着旋儿下飘。我在树上为他画像，画来画去却总也画不像。后来他来了，犀利的目光在我荒芜多年的梦茵上割出许多小径。我开始在梦中做梦。

草忽然疯狂地长了起来，没过我的膝盖——不，不是草长，而是我突然变小了，变成不到3岁的模样。一个女人在拔草，拔下的草堆起好高，太阳滋滋叫着夺去它们的生命。“别拔了，妈妈，它们会死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叫。“少添乱，一边玩去。”那女人不耐烦地说。我无聊地吮着大拇指。后来我抱起草往外跑，跑到河边，一棵棵重新把它们种上……我的梦中之梦因他悲哀的目光而飘逝。童年，这是我第一次梦回童年。一定是他打开我的记忆了。可是我最想知道的那些答案呢？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疯狂地摇晃着他的身子，他不说话，眼睛里溢出心底的绝望。那么，就让我自己揭开所有的谜吧。我抽出刀子向红月牙儿——秘密的封印刺去。刀子触到额头的一瞬，梦中断了，我昏睡过去。

六阿林日记 1995年12月27日

那夜过后卫青看不出一点疯狂的痕迹，照常上课吃饭读书对别人的问话做出得体的反应。她只是比以前更忧郁了。我几乎以为那夜梦游的是我。七卫青日记 1995年12月27日

我在跑。风声划过我的耳畔，夜色浓重，粘在我身上，仿佛要把我凝成一个黑色的琥珀。招引我的是他的目光，诀别的眼光。

你要走了吗？不！难道你不知道，我开始盼着黑夜来临，因为我知道你在梦的一隅等我。白天我喜欢从匆匆而过的人群中徒劳地寻找你，我把远远而来的每一个人都安上了你的面容，我像是见过了你无数次。尽管你带给我的痛苦远比欢乐多，可你是唯一懂得我所有的幸福与辛酸的人。

我终于见到了他，他在一片结了冰的湖面上徘徊，前面就是薄冰带，冰缝里的一条水面微微反射着月光，像搅碎了的一地银屑。再走一步他就会沉下去。“不——”我尖叫。

我被自己的声音惊醒了，彻骨的寒冷使我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什刹海结冰的湖面上。前面就是薄冰带，再走一步就会沉下去的是我。

原来我不只是在梦中奔跑过。梦里梦外同样是诀别，只不过梦中要走的是他；而现实中，是他要我走。是为了我记忆中掩埋的一些秘密吗？

如果你需要，那我就走吧。可是，你要告诉我你究竟是谁，我记忆中究竟有什么。我的脚向前迈了一步。一股神奇的力量托住了我，我腾云驾雾般飞起，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冰面上。我慢慢爬起，在黑暗的重重包裹之中我泪流满面。

八 阿林日记

1995年12月27日凌晨5点时我被开门声惊醒。

卫青呆立在门口，脸色苍白，像一个精美易碎的瓷人。我问她去哪儿了，她不作声，目光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她转身时，我看到她衣服后面有幅画，像是被什么烧出来的。还是两只手，一颗心，心已被挤得变形，鲜血激射而出。我总觉得有个痛苦的灵魂在尾随她。我真的想帮她，可她的眼神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卫青日记

1995年12月28日

晚饭后阿林劝我散散心，跟她们出去观片。我说被你导师逮住怎么办？她说天塌下来由她顶着。我说算了吧，我比你高3cm，天塌下来先被砸死的一定是我。我想一个人呆会儿。

我无所事事地照镜子，觉得镜子里的我有点陌生。

可突然间我找不到自己了，镜子里出现的是一片广漠的宇宙，繁星向我飞来又在我身后消失。一个星系迅速向我逼来，位于中心的恒星放射着黄色的光芒，围绕它的是九颗形态各异的行星。

太阳系。

随即，地球占据了整个镜面。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与不安。那是长途旅行终于结束，一个陌生神秘的世界将在我面前展开时的激动。接下来，一个城市的俯瞰镜头出现在我面前。街道上有很多人，一动不动。镜头推进，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表情安静而平和，但显然是死了……像庞贝古城的居民一样在瞬间变成了历史。心脏狂跳。我闭上眼睛。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在做梦。

我走出宿舍，风迎面扑来，像一只巨鸟用翅膀扑打了我一下。这时我看到了那个男孩，立在一棵树下，从旁边打过来的路灯光使他的脸半明半暗。我弄不清究竟是他从梦中走进了现实还是我仍在梦中。他望着我，黑色的目光把我照得如同一块通体透明的墨玉。刹那间周围的一切都在离我远去，远到无法触及，天地间只剩下了我，还有他。我大声问他为什么，他抬起头，眼睛中有些东西我永远无法说清。树上有幅画，还是那手，还是那心。只是心已成了碎片，再难以拼合的千万碎片。

十 阿林日记

1996年1月2日

楼上的小姐们在闹酒，时不时踩裂一个小气球，把瘪的皮扔到我们阳台上。我拿根竹竿捅天花板，她们随着捅的节奏蹦迪。忍无可忍，我打上楼去，门一开四张笑脸同时对我说“新年快乐”。一腔怒火立刻被熨平，我讪讪地退回宿舍。卫青的书桌还是那样乱，一如5天前她失踪时的样子。我闷闷地摔了一个空辣酱瓶。

28号我观片回来，看见她呆立在宿舍楼外，眼神直勾勾的。我顺着她的目光看，以为能发现一个酷哥，可找到的只是一棵树。

接着她开始疯跑，跑出校园，迎着滚滚而来的车流冲了过去。一辆轿车擦着她身子停下，司机探出头连牵带素地骂。卫青像是清醒了点，愣在那儿。我正要拉她回去，她又跑了，拦住一辆面的绝尘而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初我该握把刀子拦车追踪。有人敲门，送给我一个特快专递的纸封。我打开，里面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作业本和几页信纸。

十一 卫青日记

1995年12月29日

我静立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无数陌生的面孔从眼前晃过。四周都是人，可我仍觉得自己在荒漠之中，沙丘绵延到无穷远，仙人掌在疯长。我一定失去过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这里的一切熟悉而陌生，我像是在梦里来过许多次。梦境。

雪在午后下了起来，没有风，很大的雪片漫不经心地往下掉。天是灰的，地是白的，世界就这样灰灰白白地从我面前延展开。

我突然想哭，像一个离家多年又归家，枕着父亲的声音入眠的孩子。他

的身影从我面前出现了，雪片下落时像是能直直地穿越他的身体。我不由自主地追随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雪在我脚下咯吱咯吱地呻吟。我的身上落满了雪，一个雪人在雪地上走。他的身影在一座小山前消失了。我茫然地停下脚步。

这里的山，都是远看是山，近看不过是一个100多米高的土坡。没有山林，只有尚未竣工的一片建筑，一条宽阔的柏油路直直地延伸过去。

我忽然觉得极累极冷。路旁有间小屋，门上用彩色涂写的“烟、九、百货”字样。我曾有个怪癖就是不进有错别字的商店，可是现在我冷。店主人是个老头。我问他今天是几号，他说29号。我对他说我想要日记本，带锁的那种。他说他们好久没进过那种货了，只有作业本。他从货柜中拿出一大摞。我说我就是想要日记本。他说，雪下得大着呢，你还到哪儿去买呢？这种本子质量挺好的。我很仔细地挑了一本。脚开始有知觉了，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又痛又痒。我说，这里应该有片树林。我记得有，种的全是白桦树。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的口音已变了，变成了东北腔。他说，是有过。

我付了钱准备走，这时我又看到了他立在门旁，盯着那老人，目光如炬。我知道，一个谜底将在我面前揭开。老头说：“你别走，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好像人讲故事总喜欢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这个老头也不例外，虽说他的故事不过是发生在文革期间。他讲得干巴巴的，像一个快变成化石的骨架。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一遍遍用想象擦拭它，丰满它，试图使它鲜活地站到我面前。但是我始终没能做到，因为与这个故事相比，我22岁的生命空乏得如一张白纸，我所有自以为是痛苦的感觉不过是无病呻吟，无法投射到主人公身上。

老头说，很久以前有对夫妻，姓什么叫什么都没人记得了。有一天妻子写大字报，不小心把领袖的名字写错一个字，铸成大罪。妻子怀着小孩，丈夫就顶着她的罪坐了牢。没多久就接到了离婚判决书，又没多久妻子嫁给了别人，而且生下一个女孩。

于是丈夫想逃出来。他开始装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儿呆了三年后，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

文革结束后一年他才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妻子的新家，偷走了4岁的女儿，抱着她跑到了这里——当时这里有片很大的树林。妻子报了警，警察们找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半个人影。不过林中有好大一块地方没有雪，一点也没有。那两个人像是跟雪一起化了。

老头平板的语调像是从过去伸来的一只手冰凉地握住了我的心。十年，野蛮追杀文明的十年过去了，岁月被书写成历史，时空嗑空了生命的内仁，把干瘪的外壳弃掷一地。这些外壳就是故事，抽去了人物、情感与细节的故事。历史永远会被后人咀嚼，而故事终将被忘记。个体生命不过是种族历史的新鲜祭品。

我缓缓走到那片建筑前，老头说过这将是座孤儿院。有什么东西在呻吟，我相信那是被我踩疼的18年前父亲的脚印。水泥路面光滑如镜，我总觉得它们是在一夜间出现的，如《聊斋》中的鬼屋，而我只要走下山去回头一望，就会发现这里还是密林。我以献祭的姿态跪下。微风送来了他的气息——被发酵了太久的痛苦气息。我回过头，他的眼睛如两个黑洞。

阿林：我要走了。

还记得不，很久以前有次我问你，信不信有死后的世界？你说不信，我说我信，而且它一定很美丽，要不去了的人怎么都不回来了呢？可现在，真的要走了，我却突然发现，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个虚幻。没有什么比现世更美丽。正因如此，我必须走。

你看过我这几天的日记了，里面有个故事，现在，我要把它续下去。不要嫌我续得干瘪，毫无生气，因为这只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我拥有的只是间接的讲述而非亲历的感受。

男人和他的女儿跑进密林后遇到了一艘即将爆炸的飞船，飞船上的人一一不，也许称他们为生命更合适吧，因为他们不具备人的躯体，他们能被肉眼看见的部分有点像一团亮光。他们在地球上考察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结论：地球适合做一个殖民地，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入侵计划。可是就在他们要离开地球时飞船出了故障，即将爆炸——是什么故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他们不想让那些资料、计划同时消亡，就把它们以记忆的方式强行输入了我的大脑中。而且，这些信息连同我4岁以前的真实记忆都被锁入了潜意识深层之中。他们杀死了我的父亲，把我带到800公里外现在的家，而后就飞到外太空爆炸了。爆炸前，向原星球发出信号，告知“资料库”的记号——额上的红月牙。

每年12月23日他们都会发出信号，检测我是否还活着，于是，每年那天我都会做同一个梦。18年后他们派来一个人，他的思维驻进了我的大脑。为了能顺利被我接纳，他以三年前我爱过的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他翻检了我的记忆——里面填满了大大小小的脚印，有地球人由童年而少年向今天迈步时印下的，也有我短短的22岁生命所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散发着美丽的珍珠的光泽。而最后，一只巨掌抹去了所有的印痕，地球将因他而毁灭。

他无法想象，自己将把地球人的灵地变为自己族人的婚床。但，如果他这样做，还会有别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死，让罪恶的记忆连同我的生命一起消亡。他们也许还会派人来调查，但全部的资料的搜集需要很长时间，到那时，地球人应该强大得足以抵抗他们了。

有几次他想控制我的思维，让我自杀，但我的柔弱，我的善良，我对他的感情又使他在最后关头放弃。两只手揉搓着他的心，一只是我，一只是他的族人。他无法用地球人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无奈，只有钻入我的梦境，借我的眼流自己的泪，以我的手画自己的悲哀。

他说，他懦弱，他无力承担杀害一个无辜生命的心灵重负。于是他决定告诉我真相，把“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抛给我。他相信我会选择后者。他会陪我，同时也是以自己的生命向族人提出抗议……

阿林，上路时间已到了，我听到丧钟已响起。彝族人的祭经不知你看过没有，古昔牛失牛群寻，马失马群寻。我走了，你可以从人群中听到我的笑声。再见。

卫青

96年1月1日

十三 某报标题新闻 特大球形闪电袭击小镇，一名外地少女不幸丧生

十四阿林日记1996年1月7日日记本写完了。我在晚上10点多钟出去买本子。

雪不知在什么时间下了起来，没有风，很大的雪片漫不经心地往下掉。天是灰的，地是白的，世界就这样灰灰白白地从我面前延展开。我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一家亮着灯的小店。

店主是个老头。我对他说我想要日记本，带锁的那种。他说他们好久没进过那种货了，只有作业本。他从货柜中拿出一大摞。我说我就是想要日记本。他说，雪下得大着呢，你还到哪儿去买呢？这种本子质量挺好的。我很仔细地挑了一本，找他要了枝笔，在扉页上写下“卫青”两个字。我走回宿舍，雪在我脚下咯吱咯吱地呻吟，我身上落满了雪，一个雪人在雪地上走。宿舍楼前有座小小的坟，埋葬着卫青从小到大17本日记。我将在署着“卫青”名字的本子上记下我以后的故事。

《丧歌》

李学武

我感到一个人在悄悄向我们逼近，虽说我看不清他----事实上，“看”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成为神族专用语，神的宠儿，纳米人用不着看见什么---可是我嗅到了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它纠缠在卅祭司为我沐浴的圣水浓香中，显得那样怪异。我相信自己曾经闻到过它，但是，何时、何地，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

卅祭司一定没有注意到，她沉浸在自己口中源源不断涌出的一支曲调怪异，词意难辨的歌中，身体不断地前仰后合，赤裸的胸膛一次次蹭过我的脸。

清水一瓢瓢浇上我的背，从此我身上将散发着和卅祭司一样的体香----神族圣处女的香。

那人向我们逼近了一步，浓烈的体味构成了一种威胁----他是个男的，一定是的！我下意识护住胸前，虽然我明知他无法看到，即便他有微弱视力，纳米人居住的黑暗所在也足以重重包裹住我的秘密。

“出去——”

狂怒使卅祭司的声音尖利如一把刀，割破黑暗，刺向那人。她站起时，赤裸的胸膛碰到了我的脸。

纳米人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圣处女祭司交接仪式上，闯进来了男人。按惯例，圣处女交接仪式只能新旧两任祭司参与，其余任何人不得闯入。

“我只想给阳一样东西。”那是一种被悲伤榨得再无一丝起伏的声音。

是年！

浴桶因我的急切一下子翻倒了，我从湿淋淋的地板上爬起，扑向他。曾经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心被绝望折磨了太久，已经长满了茧，不会再痛，再流血。可他的出现仍是洒在伤口上的一把盐。

“卅一祭司！”

卅祭司的声音是一道无形的绳索。在离年不到三步的地方，我停了下来，而且慢慢地，倒退着走了回去。

“这里没有什么‘阳’，只有卅祭司和卅一祭司。”卅祭司的声音像冰。

“阳，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年不理卅祭司，对我说。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年用了“看”这个词，难道他“看”过？要知道，

在纳米人中，除了祭司外，任何拥有视力的人都将被视为“魔鬼”而处死。我暗暗祈祷：卅祭司不要注意这一点。

黑暗中传来铁器摩擦的声音。我睁大眼睛，可是，眼前还是什么也没有。

“它没了……没了……”年绝望地低语着：“它怎么会没了呢？它曾经使我看到过呀……”

年身上那种飘忽的气息逐渐远去，圣处女的香又围拢过来，裹住了我和卅祭司。

“年。”他的名字从我口中溜了出来，像以前我独处时的好多次一样。无奈的感觉像一只毒虫把毒液注入我心头，并不觉得痛，只是觉得麻木。

对不起，年，我已无路可退。

卅祭司忽然把指头放到口中，发出一声尖利的唿哨。卫兵们杂沓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接着，是年的惊叫。

卅祭司的声音中充满恐慌：“魔鬼，一定是魔鬼派他来，窃取神族秘密的。”

“他会被怎么处置？”

“死。明天一早，由你来执行。”

我忽然觉得卅祭司在笑，而且，是冷笑。汗从我额上滚了下来。

难道她已经窥破了我的秘密——不，我和年的秘密。

15年前我出生时没有哭，接生的甘麽麽把我倒提起来，打了一巴掌，还是不哭。妈妈以为我死了，可是我的胳膊腿儿分明还在动。于是，甘麽麽取出两块石头，击打了一下。火星飘入我眼中时，我号啕大哭。

甘麽麽冲我下跪：“神族的人。”可是据母亲说，她的语调里满是幸灾乐祸。

妈妈求甘麽麽不要说出来，甘麽麽只是冷笑：“我只是奉命行事，卅祭司吩咐过：有微弱视力的都要登记的。”

这句话十几年来一直是横在我母亲心上的一道绳索。纳米人中每年都有一两个女孩生下来能看到光，这样，到老的圣处女祭司15年任期满，该退职时，总有十几名具有微弱视力，初潮已过、年龄又在十六岁以下的女孩子够接替的资格。这些人中，有一人会被选为神族圣处女祭司，其余的，将被视为魔鬼而处死。

被神族接纳的机会太渺茫了，所以，母亲宁愿让我作人——没有任何生活乐趣的人。

8岁以前我没怎么出过家门。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具有微弱视力的孩子玩。据说，魔鬼的微弱视力是靠吸取纳米人的生命获得的。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打赌——一比十几的赌。

我只有在黑暗中，每日听着那些和我一起出生的孩子在走廊里尖叫、嬉闹，啪啪的脚步声只在供应食物的时间稍稍停息一会儿。有时，他们会敲响每一扇门，用尖锐的童音刺激你的耳膜：“开门了，打搅了，你要不开我走了——出去玩儿呀。”

母亲会把我的头揽在她怀里，用她的心跳声包围我，驱赶那些孩子的诱惑。当那些声音远去，母亲把我放开时，会发现，衣襟是湿的。

8岁后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在睡眠时间悄悄溜出去四处闲逛。开始，我觉得纳米人的居住地极大，后来，我发现它挺小——毕竟，纳米人总共不过两三万人。

我们住在围成园形的一圈小房子里，房间里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每隔一段时间，一个小窗口中会出现刚够三个人吃的食物。

离我们家 14 座房子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厅，不住人，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母亲说，那是禁区。

据说，神曾在那里住过，并留下了种种神迹。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方匣子，神把声音存到了里面，碰到某个地方时，它就会发出。母亲说：“神的声音像音乐，只是，没有人能听懂。”

母亲 13 岁那年方匣子突然不再发声，这在纳米人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后来，人们查出，那年的圣处女祭司和一个青年有染，已不再是处女。神一定是生气了。于是，新的祭司马上被选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被废黜的老祭司。

然而，她没能成功，因为老祭司自杀了，和那个青年一起，就在那个方匣子旁。从此，那儿成了禁地。

这些传说使那些房间变得神秘而美丽。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以膜拜的姿势站在门前，像是在祈祷什么，又不知道自己想得到的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门板下部已锈蚀，可以轻易地弄出一个大洞，而后钻进去。

第一次进入禁区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后来，在我学了神族语言后，才知道，那叫作“亮”。

“亮”使我的微弱视力迅速提高。我常常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上几个小时，看各种东西的轮廓逐渐从暗中浮出，像一个个肃立的鬼魂一样，看着我，不作声。我最喜欢的东西是一个平台，上面躺着好多小球。我经常把那些小球扔得满地都是，而后再一个个捡起，借以消磨一天又一天难耐的时光。方匣子有好多个，我曾经挨个儿闻过，想找出有人自杀的是哪个，但时间早已把那个美丽故事的痕迹磨掉了。

后来，我遇到了年。那时我已 9 岁。一天，我打算走时，门上的破洞口出现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两条腿。我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我发现那腿很短，很细，和我的差不多时，我放了心。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出奇不意地抓住了它们。那人还没来得及尖叫，就被我拖进了房间。他的衣服被门上的裂口撕破，发出的“哗啦”一声分外响亮。

他拼命挣扎，我紧紧抱住他，两个人在冰冷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来，我感到腿上湿漉漉的，一丝血腥味钻入我的鼻孔。他在流血，一定是门上的裂口划破了他的腿。

我急忙松开他。他滚出好远，站起来，敌意地面对着我。

我说：“这是我的地方。”

他说：“5 岁时我就来过这儿。”

我们静立着，谁也不肯先走。开饭的时间已到，母亲喊我名字的声音在远处回荡。我不敢答应，怕声音暴露我可怜的秘密。母亲的声音越来越焦灼，沿着黑暗爬来，一点点缠住我的心。我的腿开始发颤，可脚底却像有胶水粘着一样难以移动。突然间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说：“这是我的地方。”

他慌了。于是我们达成协议：这个地方归我们俩共有——孩子间的协议总是很容易达成的。再后来，他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他叫年，比我大一岁，住的地方离我家 40 个房子远。

一枚针刺入我的左眉骨，我猛然跳了起来，惊问道：“卅祭司，你……”

卅祭司的声音出奇的温柔：“别担心，这是仪式中最关键的一项：纹面。纹完后，你就具有代神发言的权力了。”

“代神发言的权力！”我喃喃重复着。

“对！完全视力！从此，只要有光，你就什么都能看见。魔鬼一直想得到这个秘密，可它们不会知道……”

魔鬼。年。

年会是魔鬼吗？

一开始我非常小心地隐瞒着我具有微弱视力的事实，我怕失去年，我唯一的朋友。年也是个非常孤僻的孩子，我曾试探地问他为什么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他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母亲刚去世，是自杀。据说，是因为精神错乱她总是对人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里面充满了纳米人闻所未闻的东西，比如说，阳光、飞鸟、树木。她坚持说那都是长辈人留下来的，可是没人相信。按规定，自杀的人没有举行葬礼的资格，她只是被草草地裹了起来，塞进葬场上那个被称为“永无乡”的金属棺匣里。那个棺匣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任何东西塞到里面去，都会在5分钟内消失踪迹。多少年了，被塞到里面的纳米人有成千上万，可它始终没被填满。

当时，在孤独之中，大厅里那些被别人称为神迹的东西，成了我们游戏的工具。我们不断发明着新的玩法，又不断地把它们抛弃。

12岁时，我和年最喜欢捉迷藏。在黑暗中，我们站得远远的，而后一个开始摸索着寻找另一个。年的身影在微亮的房间里像一块暗色的补丁，每次，我都能轻易地找到他，不管他是靠墙而立还是躲在什么东西的后面。年对此表示吃惊时，我非常自然地说：“我有微弱视力呀。”

年的第一个反应是恐惧。他后退一步，冲我下跪：“神族的人！”他的反应与当年的甘麽麽居然毫无二致。

“或者说是魔鬼的使者，神族的祭品。”我淡淡地说。

他的害怕是有理由的。纳米人从生下来就接受那一系列关于神与魔的教育。据说，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块“流淌着蜜和奶的土地上”（我曾问过母亲，土地是什么，她犹犹豫豫地用脚蹭了蹭地板，金属地板发出吱吱刺耳的声音）。神和魔都想控制纳米人。经过1881次战争后，神族胜利了。后来，神来到人间，魔鬼就变成人的样子，对神非礼。神只受到了兄妹两人的善待。于是，神决定肃清人间，火焰从天上落下，从地底喷出，贪婪的人，凶残的人，都被烧死了。而兄妹俩得到一只可以躲到里面的葫芦，在大劫难来临时保全了生命。

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5岁。那时，我最爱问的一句话是：“后来呢？”

“后来，神说，你们成婚吧！于是，一代又一代的纳米人就出生了。”

“那只葫芦呢？”

“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神什么都为我们考虑好了，一切都不要我们操心，吃的、穿的到时候就有了。”母亲说着，跪了下来，衣襟带起一阵风。

“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视力呢？”

这个问题使母亲捂住了我的嘴。过了会儿，她低低地说：“我们要视力干嘛呢？视力是属于神族的。”

我挪开了母亲的手：“祭司不也是从人中挑选出来的吗？”

“不一样。”母亲严肃地说：“祭司是神的使者，其余有视力的，都是魔

鬼派来混进纳米人中的。我们要是被它们控制了，就麻烦了。”

“你不怕我是魔鬼？”我的声音冷得不像一个7岁的孩子。

“你不怕我是魔鬼？”当时，我同样问过年。年不说话，但寂静中我能听到他发抖的声音。我徒劳地想挽回我们之间已经千疮百孔的友谊，犹豫地向前走了一步。他慌忙后退，身子撞上了一个方匣子。

宏大的音乐陡然间填满了黑暗，并灌进我们的耳膜。我们瑟瑟发抖，缩到墙角里，可那声音依然不依不饶地追着我们。

“神！一定是神的声音！”年在低语。恐惧使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渐渐地那声音征服了我，我总觉得它是在告诉我——不，指令我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什么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去。路隐没在黑暗中，无始无终。

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向方匣子走去。声音包住了我，忽然间，我有了一种宛在母腹中的感觉……

“……”

年像是对我嚷了什么，我地回过头，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他又嚷了一句，这回，我听清了，他说：“来人了。”

果真，脚步声从门外杀了过来。我悄声对年说：“他们不会抓住我们的。”但是，当卅祭司独特的体香传来时，我的脸色变了。卅祭司有纳米人中唯一的发光权杖，在光下，在卅祭司的完全视力中，我和年将无处遁形。

我和年紧紧地靠在墙上，仿佛籍此可以使自己的身躯变小。不经意间，我的手碰到了墙上突出的一样东西，完全是无意识的，我按了它一下。

背后的墙壁在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和年尖叫着跌了下去，跌到了一个陌生的，充满了不知名的危险与邪恶的地方。

不知什么东西刺入我的前额，我只觉得一把利刃劈开我的脑袋，无数细针扎了进去。不只是痛，还有恐慌，因为我眼前影影绰绰晃动着无数东西，不是以前我习惯的世界中的黑、灰两色，而是花的——后来，我知道，那叫做“颜色”，可当时，我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神就是魔鬼。

年也在叫，我问他是否看到什么了，他不回答，只是一声比一声高的叫。

刺入我眼中的东西同时刺进了我身上，体内的水分一下子被赶了出来，变成汗，又吱吱叫着蒸发掉了。渐渐地，我像一只储藏已久的水果一样缩成一团，倒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熟悉的黑暗已包围了我。空气凉嗖嗖湿润润的，我的皮肤焦渴地吸收着里面的水分。一种陌生的气味在暗中浮动。

渐渐地我从熟悉中看出了异常：暗中有着一点点的闪亮的东西，它们四处游动着，像是在闲逛，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

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叫，尖利的一、两声，像儿啼。脚旁有东西在动，我踢了它一下。它飞快地逃走了。

我忽然发现脚底不再是坚硬的金属地板，一种松软的，布满了“头发”的东西静静铺在我身下。我抓了一下，一团湿湿的，仿佛有生命在内的东西被我抓了起来。“土地”。不知怎的，我想起了这个词。

我忽然想起了年。年还活着吗？于是，我挣扎着站了起来，从我口中发出的不是年的名字，而是一声声锯木般的噪音。血珠从我干裂的嘴角渗出，沿着下巴一直流到衣襟上。

没有回答。

年一定是死了。

不会有人听见，可我仍抑制自己：不要哭出来。血从我干裂的皮肤上渗出，那就是泪水。

强风拂过我的脸，紧接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蹭过我的皮肤，又怪叫着飞远了。我尖叫，后退一步，绊上了什么东西。

微弱的呻吟传了出来。年！我伏在他身上，用泪水滋润他干裂的皮肤。

--

当感知的大门打开时

一切真实都分毫毕现...^[m^[36m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bbs.net.tsinghua.edu.cn.[FROM:166.111.89.10]^[mFromlxw.bbsu.cnWed
Apr1613:09:191997Date:Thu,17Apr199701:00:21+0900(CDT)From:lxw.bbbs
singhua.edu.cnTo:xwliu 信区:SFworld 标题:《丧歌》-2 发信站:BBS 水木
清华站(WedApr1614:41:381997)

我们出人意料的没有死。脱险的过程，现在想起，都觉得不可思议得像个神话。

平静下来后，我们决定回到大厅。可是，在一开始的慌乱中，我们走了太久，黑暗中，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在长满了头发的土地上走了很长时间，时时有不知名的，像我们一样活着的东西从脚下游过，从身边跑过，从头顶飞过。开始，我们总是叫，尖叫，声音里充满恐惧。后来，我们觉得它们像认识已久的朋友，亲切而可爱。

不知走了多久后，我听到了“乒”的一声脆响——熟悉的，东西打到金属墙壁、金属地板上的声音！我们飞跑了起来，直到额头触到冰凉的金属墙。

那是我们住处的后墙，我敢担保！

我和年拉着手跳了起来。然而，我们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家就在墙里，可是，我们无门可入。

年拉着我的手说：“别哭，有我在呢。”我不说话，只轻轻咬住他的袖子。

年带着我沿着圆形的金属墙壁，边走边用手不住的摸索。我说，我能看见。年点点头，继续他几近无望的摸索。

墙壁外一点点亮了起来。空气越来越热，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我相信，初到这里时刺伤我的“针”会再度出现，而且，将置我于死地。

猛然间我看到墙上有一个大洞，虽说里面黑洞洞的像是填满了东西，看不到对面，可是，我相信它通向我可爱的家——

于是，半个小时后，我们出现在纳米人居住区的一座废弃的小房子里。房子里原本住着一个有点不正常的老太太，一天到晚脑子里只想着吃。前不久，她找了把锤子砸出现食品的那个小洞，想扩大它，以得到更多的吃的。结果，不知什么东西炸了，一片碎金属刺进了她的喉管。

我和年从原本递食品的那个洞中钻出后，紧紧拥抱。

我病了很久，病好后，发现禁区门上的破洞被封住了。我和年只有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手拉手一圈圈在住宅区的走廊里闲逛。

初潮的来临使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年抓住我的手时，我会下意识地挣扎。他一定也觉察到了。黑暗中，我们的心跳砰砰，如鼓。在那些封闭的小房间里，和我们一同出生的孩子都已长大，尖叫着，喘息着，作一些人类有史以来就会作的游戏——或许是在黑暗中无可消遣的缘故吧，

纳米人的性观念相当开放，但孩子的出生是受严格控制的。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厌恶同异性接触，甚至是年。我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长时间地盯着一样东西，直到它灰黑的轮廓从黑的背景中逐渐浮出。

我开始遍遍回忆和年“冒险”的那次经历——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感觉。我的耳畔总是回响着一种音乐——宏大能包容我如母腹般的音乐，可是当我想抓住它时，它却一下子消失了。我甚至开始怀念那些宛如刺入我额中的枚枚钢针般的东西，怀念那种像是死亡，又像是降生般的痛苦与幸福杂揉的感觉。

或许，我厌恶的不是异性，不是年，而是这种无所谓生，无所谓死，无所谓欢乐，无所谓悲哀，无所谓希望，无所谓绝望的日子。在蚀掉了一切的黑暗里，在原始的欢愉中，新的生命被一代代制造出，又一代代老去，生命的延续仿佛只是为了生命的消耗。

我所追忆的也不是那次的经历，而是一种……希望。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一年，直到我14岁成年后，第一次参见纳米人的葬礼。

那天，上千名纳米人集中到了葬场，每个成年少女的身上都散发着浓香——在视觉被限制的情况下，体香成了吸引异性的最佳手段。卅祭司独特的圣处女体香飘来时，人群开始骚动。在攒动的人头间，在黑暗中，有一点东西突然闯入我的眼睛——后来，我才知道，神族把它叫做“光”。它是由卅祭司手持的发光权杖发出的，柔和地照亮了卅祭司那张蒙着面纱的脸。有一瞬间我觉得奇怪：卅祭司是纳米人中唯一有完全视力的人，她为什么要蒙面纱呢？但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多想，因为卅祭司已展开歌喉，熟悉的感觉从很久以前跑过来，包住了我。

我问旁边的一个老女人：“她唱的是什么？”老女人惊奇地说：“纳米人的丧歌呀？难道你不知道，只有凭借它的指引，纳米人的灵魂才能回到神那里。”

是真的吗？可那曲调为什么是长久以来一直缠绕我的呢？

从那起我下定了一个决心。

三个月后年向我求婚。

我疲惫地倚在墙上，说：“不。”墙壁潮湿阴冷，伏满细细的水珠。

“为什么？”他绝望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脑中忽然出现了一支奇异的曲调，而且，它从我口中滑了出来。

“丧歌！”

年散发的热量远去了，我知道他后退了一步。

微微的，对年的歉意消失了，我挺直身子，声音意想不到的低沉：

“不为什么——我只是想学那首丧歌……”

“可那是祭司的专利……”年说不下去了，他是聪明人。我想当祭司——纳米人的圣处女祭司。

我捉住年的手，把它放到我的额上。年的手滚烫，不过在一点点凉起来；我的额冰凉，但是在一点点热起来。年挣开我的手，我再次抓住它们，紧紧的。

墙壁的冰冷渐渐浸入我的骨髓，年用外衣裹住了我，房间罩着我们，黑

暗包着房间，容着黑暗的，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但这是我必须知道的。

从那起年好象失踪了，直到圣处女祭司交接仪式上。

他找到了什么呢？

“睁开眼睛。”卅祭司的声音忽然变得无比柔和。

我睁开眼睛，眼前还是漆黑一片。接着，卅祭司举起发光权杖，荧光照亮了一张浮着怪异微笑的脸。我着魔似的盯住她，咬住嘴唇，直到腥腥咸咸的东西从唇上渗出。

其实那张脸不丑，只是布满了古怪的花纹，微笑使它们全部皱到了一起。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戴面纱了。我也会。因为我从她脸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卅祭司说：“很好，孩子，你比我强，你没有哭。看你明天的表现——明天，你要主持12个魔鬼使者的处死仪式。”

“12个？”我一愣，“应该是11个吧。”

“再加上一个年。”卅祭司的笑意味深长。

我被想象中树叶飘落的声音折磨着，它们一次次扣击我的耳膜。我甚至真的看到了叶子，它们都长着人的眼睛，人的嘴巴，黑暗中没有声音地冲我笑着。

年对我说过，纳米人整个儿是一棵树，每个生命都是一片叶子。人死了。叶子就会飘下来，碰到哪片叶子，哪片叶子代表的人就会听到死亡的声音。

我处死了11名同样具有微弱视力的女孩，她们中间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12岁。

在墓场上，几名士兵在我的指挥下，把那些女孩挨个放进一个金属棺匣里。棺盖合拢后，5分钟不到，再打开，里面已是空无一物，连一点挣扎过的痕迹都找不到。

那个15岁的女孩在最后一刻挣开绳索，跑到我面前，跪下：“卅一祭司，求您了，放过我吧……要不是我犹豫了一下，死的将是你……是你……”

她说的是实话。一个月前，卅祭司绝经的消息像一股瘟疫在纳米人间传遍。本来，14年前卅祭司就该退職了，可在那次的抽签仪式中，不知怎么搞的，所有的签都是“魔鬼”。

卅祭司一口咬定她制签时，有一个“神族”，是神意把那支签换掉的。于是，所有的候选者都被处死了，卅祭司安安稳稳的又作了一届。可现在，年龄使她丧失了资格。

没多久，卅祭司手持发光权杖，在一群卫兵的簇拥下闯入每个房间。每个因看到光而尖叫的女孩子都被抓了起来，其中有我。

一共12个女孩子，跪在卅祭司面前。她手捧一个发着淡淡荧光的小盒子，盒子里放着12个纸团，11个死，一个生。

我轮到最后一个抓，这很有种听天由命的味道。

纸团被一个个那走，最后，剩下两个。我前面的女孩战栗着拿起一个，犹豫了一下，放下，又拿起另一个。

一片悉悉掌掌拆纸团的声音。

我没动，用微弱的视力挑战般望着卅祭司。她替我展开纸团，而后把发光权杖递给我。

我的生死就在那个女孩的一犹豫间。

卅祭司冷笑：“是神让你犹豫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卅一祭司，你

还等什么呢？”

我无力地做了个手势，立刻，几个士兵把那个女孩塞进棺匣。

棺盖合拢的一瞬，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地穿过我的身体。

是年的目光。不知何时，他已被几个卫兵夹着，出现在葬场上。

“把面纱去掉吧。”年说，“真的，我能看见了，阳，去掉面纱，让我看看你——这么多年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看看你。而现在我真的能看了。”

心悸。我怔怔地望着他，双手紧紧护住面纱。不知从哪里来的风吹起了我的衣服。它会偷走我的心事吗？

“魔鬼的使者。”卅祭司的声音如鬼魅般在身后响起：“卅一祭司，动手吧！”

突然间我暴怒起来，我冷冷地说：“现在我是祭司。来人，把他带回去。”

卅祭司望着我冷笑，笑得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良久，她缓缓地开了口：“不错，现在你是祭司，可是我有十几种办法证明你是魔鬼使者。”

“可我有代神发言的权力。蕉。”我把“蕉”这个名字念得分外重——这是卅祭司纳入神族之前的名字。卅祭司像被什么刺了一下，猛然间缩了下去。但片刻后，她眼中射出灼人的目光，一声悠长的唿哨从她口中传出。

葬场四周的黑暗中突然冒出重重人影，全副武装着向我们靠拢。我在无边的黑暗中抖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即将飘落的叶子。

“你看到了？”卅祭司问。

我无言可答。

卅祭司无声地笑了，递给我一样扁平的东西。“送你一样礼物。”

我机械地接过来，那东西光滑冰凉。

“看呀！”

我麻木地把它举到面前，在发光权杖的照耀下，那儿浮现出一张脸，纵横的花纹使它看上去丑陋狰狞。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那是我的脸——自己的脸！

卅祭司的声调缓和了下来：“他有了视力，他不会再爱你的——明天就处死他吧，只有这样你以后才不会伤心，不会哭。”

我猛然扯下面纱，把一张阴森可怖的脸伸到她面前：“你不就是想看我哭吗？看呀，看呀！”说着，我拿起一把刀，在眼睛下面猛地刺了两下，鲜血蜿蜒下爬，像红色的小溪。

“这就是眼泪！”

夜半，我在纳米人的鼻息与梦呓中爬了起来，仔细地罩好面纱，走出我独居的圣殿。

我要去看年。

刚走到门外就有脚步声追随上来，我明白：自己被卅祭司派的卫兵软禁了。我顺口扯了个慌：“我找卅祭司有事。”

卫兵尾随我来到卅祭司独居的小屋外，远远地停了下来——卅祭司有规定，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走入她房间40步以内。

我朝卅祭司的住处走了几步，正要折回来，借黑暗溜走，一种奇怪的声音吸引了我。那是一个被绝望折磨已久的人才能发出的叹息和呻吟。

是卅祭司吗？我的脚步如猫，悄无声息地挪了过去。

叹息与呻吟搅动了黑暗，忽然间我觉得自己能摸到痛苦了，它像是一种有形有质的东西，一种强酸，无论碰到什么，都会把它腐蚀掉。

卅祭司也会有痛苦？

猛然间我扯掉了罩在发光权杖上的黑布，荧光照亮了小小的房间，映入我眼帘的一切使我倒退几步，直到冰冷的墙壁抵上了我的背。

我看到了卅祭司，在床上，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尸骨，皮肉早已荡然无存，尚未完全腐烂的衣服依然缠挂在骨骼上。卅祭司正在紧紧地搂着它，吻它，含混不清的呢喃着，眼睛却是干干的。

光亮惊动了卅祭司，她回过头，声音异常疲惫、嘶哑：“你是谁？”

这时，我对她的敌意已然退潮。我收起权杖，缓缓向门外走去，她却以一种半命令、半乞求的口吻说：“回来，阳，你听我说……好久没人听我说过话了……这个故事再不讲出来，会闷在我心里烂掉的……”

我不想听，真的，我能想象得到，这不过是我和年的故事换了主人公的名字。

卅祭司忽然从床上跳下来，把我拉了过去，指给我看腕骨上的一处伤痕：“我们两个相约一同自杀，真的，就在我要当祭司的前一天。我们每人拿一把刀，互相割对方的手腕……他死了，可是我还活着……他不忍心伤害我，哪怕是为了一同去死……不过这样也好，他陪了我整整30年……30年……纳米人中，你见过这么忠心的情人吗？你不会见到的，哪怕是你的年。杀了他吧，别让他看到你的脸……”

我想吐。突然间我用尽全身力气打了卅祭司一记耳光，她吃惊地望着我，连连倒退几步，跌在那堆尸骨上。

“你会处死我吗？”卅祭司似乎清醒了一些，声音里满是恐惧。

我摇摇头：“你已经被惩罚够了。”

其实我很想看到年的脸，可是权杖已不在我手上。这样也好，面纱之外，黑暗是一张更大的面纱，紧紧裹住我的秘密。

我把头埋进他怀里，像个孩子。

“带我走。”我说。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年说。

“卅祭司答应我了，我还她权力，她给我们自由——在一起的自由，从这近百间房子里游荡的自由。选择自杀或者生存的自由。”

“我早就想带你走了。”

“可是你能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带你到一个故事里去，母亲讲过的那些故事……”

年的手拂上了我的脸，我的身子立刻僵硬起来：“年——”我尖叫。

正在这时，黑暗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光亮围剿过来，我和年像两块退潮后突兀的礁石。

“卅祭司！”我在叫。

“阳！”年在叫。

我转过头，看到年的手中飘着半截面纱。

眩晕。

卅祭司的声音忽远忽近地飘进我的耳膜：“我听到神的声音了，神说，不要被卅一祭司骗了，她是魔鬼的使者，不信，你去看，她在和谁在一起……”

一个卫兵把手搭上我的肩膀，我用力甩开他，冲向卅祭司。卅祭司一定是被我的表情吓住了，愣了一秒，趁机我抢过权杖，用力砸在墙上。

玻璃破裂的声音响起，光立刻消失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

它掩盖了我和卅祭司身上独特的体香，卫兵们慌乱的叫了起来，卅祭司拼命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可她几近声嘶力竭的命令使局面更加混乱。

一只温暖潮湿的手拉住我的胳膊。是年，我熟悉他的一切，甚至是他的指纹。

年带我钻进墙上的一个小门里，喧嚣被关在门外，一行台阶指引我们上升。

“年……”

“跟着我，别出声。”

台阶很快就爬完了，我们走过一段平地，又上了另一段台阶，这回，台阶窄且陡，但是，一种温暖的光线开始从头顶漫下来，浸润我的身体。一个世界逐渐在我面前打开，陌生的，新奇的，五颜六色的……我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忽然间我知道那天年要给我的是什么是了：光。不是权杖上发出的苍白阴冷的光，不是儿时我和年“历险”时见过的灼人夺目的光，而是一种温暖的，能给人以生命的、自然的光。

台阶到了尽头，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圆形大厅里，光无穷无尽的从玻璃顶棚中洒下来，淹没我。

熟悉的音乐再次包容了我，我回过头，看到年立在一个很大的方匣子旁，深情地望着我那张因有了光而美丽起来的脸……

黄昏时年来看我，头发是湿的。我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他说是，但是不大。我注意到年的表情不大自然，问他怎么啦，他不说话，只轻轻把我的轮椅推到窗前。

窗外是雨，密密地织成一张网，风从窗缝中漏进来，有些凉。我习惯性地往后一靠，想躲进年温暖的怀抱，可是，他不在。

年在桌前，看我刚刚打印出来的文稿。

“你在写什么？怎么有我的名字？”年皱着眉头问。

“研究所里让我翻译的。”我说，“你知道，前一段有一场‘流星雨’，其实那不是流星，而是一艘外星飞船爆炸了。飞船的一些残骸落到我们这里，其中有一盘类似录音带的东西，所里把声音还原后，让我来译……很奇怪，它像极了一篇爱情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发音又和我们的相似，所以……年，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年强笑着说：“没有，我只是……”

“我马上改。”我说。我敏感，因为我在乎年。

“讲讲吧，飞船——”年的声音干巴巴的。

我说：“其实这也不能说是小说，当事人的视域被限制了，只能记载故事的一些碎片，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试着用想象来填补其余的部分。我想，他们很可能来自河外星系一个与地球非常接近的星球，或许是由于战争，或许是由于天灾，那个星球无法居住了。在大劫难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决

